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2017 年上海国际影视节结束前夕,有位导演的话耐人寻味。大意是如今影视圈里研究分析产业的颇多,可聊内容创作的略少。这话说对了一半,各类论坛上的产业分析虽多,但谈内容创作的比重也不小,只是,这些发言有着高度趋同性——“工匠精神”成了今年热词,提升“工匠精神”成了中国影视圈的当务之急。

去年,李安导演泼了沸腾的市场一盆冷水,“慢一点”。今年,集体信奉的关键词转变,大而化之地看,是行业自省,明白“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理念已经时不我待。细究起来,影视匠人的“工匠精神”还应当遵从哪些方法论?

初心:“慢一点”的笨功夫不会过时

在电影节“用工匠精神打造中国电影”的论坛上,冯小刚导演借影片《一九四二》的创作阐述“工匠精神”。“刘震云的《温故 1942》是本调查体小说,没具体人物,也没线性故事。小说文本可行,但写实的电影无从下手。”怎么把剧本从小说里

■“中国电影质量促进年”思考

去年的“慢一点”言犹在耳,今年“工匠精神”接档成为热词,业界越来越多人承认——

奇迹是由细节和时间堆叠而成的

抠出骨架再填满血肉,冯小刚与刘震云一合计,“唯一的办法是上路”。沿着小说笔迹所触及的地方走一遍。三个月时间,河南、陕西、山西、重庆,边走边看,他们慢慢见到了故事中的人,“花枝一家”“老东家一家”,不一而足。冯小刚说,这是编剧刘震云用的一种“笨”功夫。这样的“笨”即是“工匠精神”。

无独有偶,数字修复老电影《405 谋杀案》首映那天,当年剧组里的服装师贺娟娣说了桩往事。那年,导演需要一件“橡皮阿三”身上的花衬衫。仅仅为了让观众在黑白银幕上看出层次感,贺娟娣跑遍上海的服装店,就想找一件色彩对比度高的衬衫。最后在黄陂路上一家小店觅得布料,自己回家裁制。回

想 1980 年上映的此片,两三角的票价居然积累出了过亿元的票房,奇迹就是由细节和时间堆叠出的。

剧本:像对弈一般,永远比观众多想三步

对于任何影视剧,好故事都是刚需。国内编剧的联盟“派乐盟”试图从剧本的角度来探讨,如何聪明地与观众周旋。编剧张永琛与影评人周黎明不约而同用到了“斗智斗勇”来描述好故事与观众间的互动。“每个人选择看电影或电视,除了寻找感同身受的经验之外,还愿意做梦。而最美好的梦便是意料之外的惊喜。”“满足观众,而非顺从他们。”

以近两年电影导演、电影编剧频频转投电视剧的美国而言,“电影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技艺上的电影化,还有一种电视剧不敢尝试的险招——敢让主角消失。周黎明谈到:“美剧《国土安全》中男一号死了,我身边的朋友都接受不了。因为好莱坞乃至多数地方的影视作品里,主角通常会得到最后一秒营救。”当观众还寄希望于“主角不死光环”时,敢于杀死男一号的剧本,便“比观众多想了三步”。

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蒙吉在分享他的电影哲学时也用到了一句话,“良性的关系是势均力敌的关系”,人与人的相处是如此,影视创作者与观众的关系亦如是。就像他的作品《毕业会考》里,观众可能会猜导演

试图揭露的有哪些问题,“但不到最后一分钟,父亲的底牌不会在电影里完全展现。”蒙吉说,这就是把观众“摁”在座椅上的有效办法。

制作:一部电影安放173个工种

这两年专心做监制的黄建新提到个现象,近年来,许多影视基地随着行业风生水起,但搞得像旅游景点的多,能提供专业、全套服务的少。不由让人想起,一年前,许多中国导演齐呼要办“影视界的蓝翔技校”。

今年,“好莱坞工匠”也开讲,头一条重要的就是历数了他们如何在一部电影里安放 173 个不同的工种。

曾四度担任奥斯卡评委会主席的希德·甘尼斯曾是《教父》《钢铁侠》和

《星球大战》等影片的制片人。他介绍,剧组的 173 个工种里,单是道具师一行就能分出 25 种,而人人深耕一个行当的优势是,专业水准有了质量保证,甚至让很多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如让黄建新羡慕的,是好莱坞爆破技术的安全系数,“他们研制出的炸药替代品,银幕威力与 TNT 相当,但爆破师会在正式开拍前,朝自己脸上扔块‘炸药’以示安全,让演员安心。”

如今国内的影视圈,跨界是能者多劳的潮流,也可能是部分艺术完美主义者的无奈。但就“工匠精神”而言,个人的“择一事,终一生”,才能成就全套班底的考究,并进而促成行业升级。

快 评

“连我也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只有你,还相信着我”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比海更深》里,刻画了一位母亲通透豁达的存在

陈照涵

导演小传

是枝裕和

是枝裕和 1962 年生于东京,代表作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海街日记》等。

25 岁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后,是枝裕和进入电视行业,拍摄过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1995 年,是枝裕和通过长片处女作《幻之光》出道,并凭借《无人知晓》《如父如子》等作品闻名于世,继前年大热的《海街日记》后又于去年出新作《比海更深》。

作为最为人熟悉和喜爱的当代日本导演之一,是枝裕和是戛纳电影节的宠儿和座上宾。4 次入围主竞赛单元,1 次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凭《如父如子》摘下了评委会奖,并通过《无人知晓》推出了戛纳最年轻的影帝柳乐优弥。

喜欢是枝裕和的影迷非常多,但好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作家张爱玲说,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也只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了一支桃花。这样的金句,到了是枝裕和手里成了他最反对的东西。他迷恋的不是“桃花扇”,更不可能“撞破头”,他不屑于建构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也就是说,不乏味地建构平静生活中的诗意,就是他的价值观。

影片《比海更深》是是枝裕和最新的一部电影,情节再简单不过,一个曾经成功的小说家现在成为跟踪调查婚姻出轨事件的落魄侦探良多;一个多年前带着儿子离家已有新欢的前妻;一个 10 岁左右、总担心自己长不高的儿子;一个刚刚失去了共同生活 50 年的老伴,孤身一人生活在廉租房里的老母亲。在一个台风侵袭的夜晚,机缘巧合使曾经的一家人重逢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晚上。《比海更深》的英文名“After The Storm”,风暴代表的是台风,又是这个家庭曾经经历的一切。

电影里母亲居住的团地,正是导演母亲去世前一直居住的地方,连“想换到大房子里去居住”的抱怨也是如出一辙;良多藏不住的赌瘾,承袭于导演的父亲;母亲将乳酸菌饮料兑水制成冷饮,其实是导演母亲生前的拿手好戏。而“良多”作为男主角的名字,也已不是头一次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出现,那些孩子气、缺乏责任心,却始终让人无法生厌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

《比海更深》片名出自邓丽君的日文歌《别离的预感》的一句歌词,歌词包含“人总是无奈地活着,因为现实大多是残酷,理想多是越来越远”的意思,也是片中男主角的写照,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梦想中的那个自己。影片中,良多曾和同事还有儿子多次谈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相信这是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我们不仅未必能成为自己理想的大人,甚至可能成为我们讨厌的那种人。但

即使这样,这世界还有人对你无条件地关注着。

片中最精彩的人物,并不是阿部宽饰演的良多,而是树木希林饰演的老母亲。一个混蛋丈夫、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一个爱占便宜还四处炫耀的女儿,没有把她变成怨妇,反而成了一个透彻豁达的母亲。通过观察家的生活,看这幅苍老的身躯,在虚妄的时间里步履不停;行走、送别、做饭、养花……就仿佛洞见了生活的本质。

故事的后半段,几乎是母亲一个人的“精彩时分”。她要用这个台风夜,让一家人得以重聚。那一晚,谁都没有睡。大人们睡不着,小孩子不想睡,空气中弥漫着似曾相识又尴尬万分的味道。所有人睁大了眼睛,想再看一看曾经的生活。她深知,这可能是一家人聚在一起最后的机会。她拿出良多的作文本,告诉孙子爸爸小时候很会写作文,“要知道文采这东西,可不是人人都有”,她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儿子在孙子面前挣回一点父亲的尊严;她把儿子和前儿媳的被褥铺在一起,让他们重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感觉;面对良多,她看似不经意,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男人为什么都不懂得珍惜当下呢,总在追求失去的东西,怎么能快乐呢?”……

这就是母亲,再真实不过。一面劝儿子该放下时要懂得放下,一面在为儿子做着哪怕是徒劳的努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无论和老伴的生死离别,还是在儿子妻离子散的时刻,一位母亲通透豁达的存在。她不是影片的主角,却是“比海更深”这重意味的承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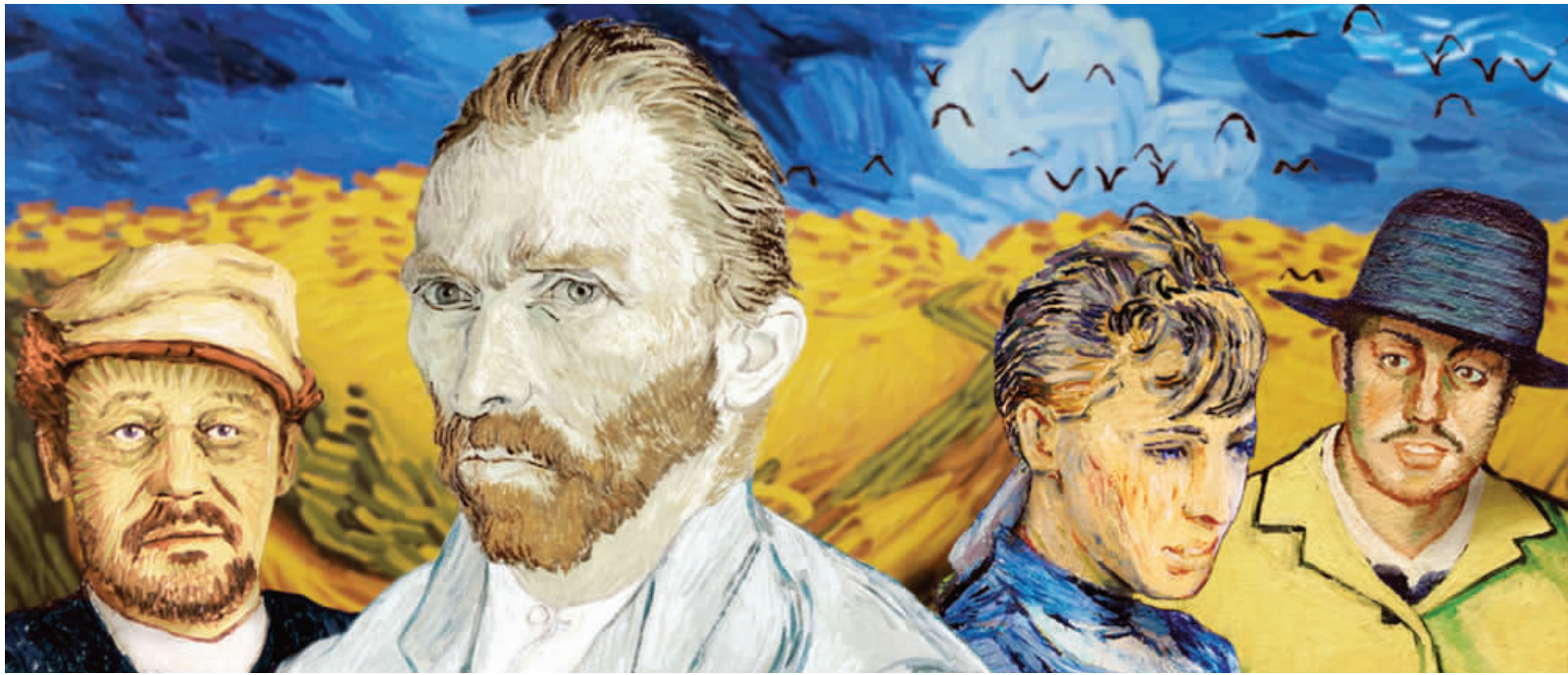
“我一直记着你,忘不掉,连我也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只有你,还相信着我。”片尾曲《深呼吸》这么唱着,很多观众的泪,是在此处淌下的。我们平凡的心,被风吹动,被平凡世间的亲情打动。面对人性的复杂,是枝裕和再一次“深蹲”于寻常生活的近海,他是生活的诗人。



影片《比海更深》情节再简单不过,讲述了一个在台风侵袭的夜晚,曾经的一家人重逢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晚上的故事。图为该片剧照。

《至爱梵高》摘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奖

当人们追慕梵高时,人们在追慕什么



《至爱梵高》摘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奖。图为该片剧照。

■本报记者 范昕

这个夏天,让梵高画作以动画电影形式“活起来”的《至爱梵高》摘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奖。而此前展开开票期间,这部影片就相当抢手,开票不到一分钟,5 个场次的电影票全部售罄。

与此同时,另一部以梵高人生历程为蓝本的电影《不朽的大门》也开拍在即。美国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本人是画家出身,梵高一角则由以令人不安的紧张感表演见长的演员威廉·达福饰演。

梵高传奇的一生被欧美多个国家搬上银幕、屏幕,不下十余次。数十年间,又曾有过多少人以传记、诗篇、音乐、戏剧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向梵高投以敬意。就连没有一幅梵高原作的梵高映像展也照样引得人趋之若鹜。为何梵高会成为世界各地文艺创作的大 IP? 又为何人人都爱梵高?

大半个世纪,人们仍在探索梵高故事的影视转码

一生潦倒、怀才不遇、英年早逝、

死后成名、疯子、神经质、割耳、自杀……关于后印象派艺术大师梵高人生历程的这些关键词,听起来个个富于戏剧张力,可谓文艺创作的经典母题。

早在 1948 年,法国导演阿伦·雷乃就拍过一部 17 分钟的纪录片《梵高》,斩获威尼斯影展两个奖项以及奥斯卡短片金像奖。作品用梵高的画作拼凑其一生的起伏,探索“绘画作品中的形象和事物能否在电影叙事中取代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和事物,以及观众能否接受这些形象并顺利进入画家的内心世界”。1956 年,也有美国导演把梵高的故事搬上电影银幕。尽管编年史般顺序的叙述方式有些中规中矩,可毕竟以影像的方式完整地还原了关于梵高的很多事实,在片中饰演更高的演员还为奥斯卡贡献了最佳男配角。1987 年,澳大利亚出品的纪录片《梵高的生与死》则别出心裁地以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书信作为线索,通过画外音的叙述方式,向人们呈现天才画家的心灵自述。影片中不见梵高的形象,而拍摄镜头则试图阐述艺术家的灵魂,所拍摄的每一帧画面都仿佛在模拟他当时心境下的视野,比如面对夕阳解读生命,面对田野诉说树叶的色彩。1990 年,荷兰、英国、法国合拍了一部《梵高与提

奥》,对于梵高与弟弟提奥之间故事的讲述,更多地带有俗世温情。“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也饰演过梵高,在英国 2010 年的电视电影《梵高:画语人生》中。

动画电影《至爱梵高》是对梵高一生、尤其是他那充满争议的死亡的一次探索,通过重构可能导致他死亡的那些事件,谜底慢慢揭晓。不过,这部电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影片导演 Dorota Kobiela 出于对梵高的热爱,力邀曾获奥斯卡奖的 Breakthru Films 团队,以一个惊人的计划为梵高献上热切也纯粹的“告白”——让梵高笔下在阿尔勒的卧室、罗纳河上的星夜、麦田里的乌鸦统统动起来,让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像梵高亲自画下的。为此,这个团队在全世界招募了近百位画技精湛的艺术家。他们在经过为期三周的梵高艺术风格培训之后,根据 120 幅梵高原作,创作出总计 56800 幅油画用以制成电影。

关于梵高更多的深意,值得细细体味

有人将时下的“梵高热”归功于现代传播学。你可以不懂艺术,但梵高生前身

后形成强烈反差的传奇故事不可能不让你听得心生怜悯。正因如此,很多人对于梵高的爱不过是一种“从众崇拜”,止于表面。他们可能更多地看到梵高在麦田里那悲情的一枪、作品中绚烂得刺目的色彩,而梵高画中深藏的那些发自内心的声音、属于自己的孤独,又有多少人懂?

理解梵高,没法绕过烙有他生命印记的画作与书信。且看梵高在信中描述的灵感涌现时的那种状态:“感情有时非常强烈,使人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工作……笔画接连习惯而来……”他简直是在玩命画画的孤独,又有多少人懂?理解梵高,还是要回到艺术史本身。在梵高所处的时代,讲求的已不是“像镜子一样画一幅理所当然的画”。当时抛弃“模仿自然”这一绘画目标的,不是只有梵高,还包括塞尚、高更等人。

关于梵高更多的深意,人们不妨从银幕中抽身,以更多的知识储备来细细体味。

《银河护卫队》系列电影编剧、导演詹姆斯·古恩谈创作——

轻松少年风拯救英雄片的陈词滥调

■本报记者 童薇菁

“银河护卫队”,一群看起来很不着调的“太空牛仔”连续在 2014 年、2017 年席卷了全球 15 亿美元的电影票房,成为超级英雄制造机器——漫威公司新的摇钱树。日前,《银河护卫队》系列电影的编剧、导演詹姆斯·古恩亮相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好莱坞大师班,和台下的听众分享他在好莱坞的闯荡经历和对电影改编的一些想法。目前,他正在撰写《银河护卫队 3》的剧本,并将继续执导这部作品。

2012 年,詹姆斯·古恩开始根据 2008 年版本的《银河护卫队》漫画撰写电影剧本,他保留了星爵、卡魔拉、德拉克斯、火箭浣熊等主要角色的职业和身份,但对故事情节做了很多新的创设。

“我的灵感其实来自于《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尤其是第一部和第二

部。”詹姆斯·古恩说,“《银河护卫队》虽然以浩瀚的宇宙与星系为背景,但它并非太空史诗片,而是一部家庭伦理剧。五人小组也不是超级英雄,他们没那么高大上,面对亲人和朋友,他们有时表现得够蠢的。”

今年上映的《银河护卫队 2》故事主题十分直白——“寻找父亲”。电影中,星爵的生父伊文,是一个造物神之类的厉害角色,他化为人形找到“遗失”在地球 20 年的儿子,点醒蕴藏在他血脉中的超级力量。然而,这个表面上张扬爱与温暖的父亲遵循着最终反派的套路,他贪婪、邪恶、冷酷,是个野心家,想要借助包括星爵在内无数个儿子的力量,成为整个宇宙的主人。

这种“父与子”的对位塑造,就好像是《星球大战》的重影,詹姆斯·古恩本人也不掩饰这一点。“星球大战”系列中,继承原力的“天行者”卢克和他堕入魔道

的父亲达斯·维达也有着一段类似的爱相杀,连他们的力量、立场与价值的取舍也是如此相近,拥有同样神力的父与子,一个选择控制生命,另一个选择解放生命。这道“父与子”的命题对美国电影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詹姆斯·古恩出身在密苏里州圣路易,从能记事起就热爱写作和表演,12 岁时他开始用 8 毫米摄影机拍摄短片,摄制了一些自己的兄弟被僵尸开膛破肚的滑稽小品,詹姆斯说他也没有想到,在这 30 年后自己竟然创造了漫威最经典的系列之一。

组建摇滚乐队、出专辑、写小说、游戏红尘……这些他年轻时干过的事算不得疯狂,因为在这之后的很多年,他都和“外星异种”“嗜血僵尸”这些重口味打交道。2002 年,由他撰写剧本的真人动画片《史酷比》在全球收获 3 亿美元票房,2004 年更有两部电影接连登上全美票房冠

军的宝座。

一个曾经的 B 级片导演进入了好莱坞主流电影市场,注定要推翻一些定式。穿梭在宇宙中的赏金猎人、惯犯、杀手和小偷,偶然凑合在一起开始了拯救世界的伟大旅程。《银河护卫队》的开篇,拯救了当时已陷入陈词滥调的超级英雄电影。天然萌的树精宝宝格鲁特不仅成为女影迷的尖叫对象,1980 年代流行乐坛的劲歌金曲也顺带火了一把。《银河护卫队 1》一上线,连续 5 周获得北美票房冠军,超越了漫威之前的所有电影。

爆着粗口拯救世界的做派、混不吝的着调和尺度大开的调侃,让这些穿梭在银河系中的英雄,多了点混世魔王魅力。今天在《银河护卫队》中,还是能发现詹姆斯 12 岁时就形成的创作风格,“在骇人的恐怖情节中加些幽默搞笑的喜剧佐料,多好”。